

《孟子》批注 (选刊)

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

《中庸》批注 (选刊)

上海师范大学 肖佑 郦震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《孟子》批注（选刊）

《中庸》批注（选刊）

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（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）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^{1/2} 印张：17^{1/2}

字数：27,000 印数：1—80,000

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3090·279 定价：0.09元

《孟子》批注（选刊）

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

【原文】

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来，七百有余岁矣。以其数，则过矣；以其时考之，则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；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（《公孙丑下》）

【译文】

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，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。从周武王到现在，已经七百多年了。论年数，早超过五百了；论时势（奴隶制面临崩溃），也正该是英明的帝王和闻名于世的圣人出来的时候了。老天爷不要挽救天下而使之太平罢了；如果要平治天下，在当今这个时代，除了我还有谁呢？

【批判】

孔老二奔走呼号的一生，为的是恢复“周礼”。孟轲以继承孔学为己任，要把历史拉向倒转，胡说五百年是一次历史大循环，反动统治阶级出“天才”，英明之帝王必定应天受命而出，并吹嘘能够复辟奴隶制的人，“舍我其谁也？”赤裸裸地摆出一副复辟狂的架势。所谓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，只不过是幻想文武周公那样的奴隶主头子重新出现，恢复周道盛世罢了。

是上天命定的英雄创造历史，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，历来是唯心论和唯物论斗争的焦点。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全盘继承孔孟的衣钵，把自己比作“天马”，以“至贵”、超人自居，妄图实行独裁统治。他胡诌“天才”人物全世界几百年、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。貌似树别人，实则树他自己。他根本否定革命领袖是历史发展和革命斗争的产物这一真理。什么“几百年”、“几千年”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、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，到列宁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，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？我国有陈胜、吴广，有洪秀全、孙中山，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？林彪之所以要抛出“天才论”，其罪恶目的完全是为了把他自己打扮成

当代“应运而生”的“天才”，把“天才论”作为他“复礼”的理论纲领，以此来论证其抢班夺权的“合理”性。林彪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大人者①，言不必信②，行不必果③，惟义④所在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大人者：即奴隶主贵族。

②信：信用。

③果：落实。

④义：指行为符合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精神。

【译文】

孟轲说：“大人物，说话不一定兑现，行动不一定做到，看是不是符合大义（即奴隶制统治秩序）作为唯一的准则。”

【批判】

孟轲认为只要能达到保存和恢复西周奴隶制的目

的，就可以说假话、耍两面派。这充分暴露了这个儒家之徒两面派、伪君子的虚伪面目，也反映了没落阶级处于没落境地时所采取的欺世盗名的手法。

孟轲的祖师爷孔老二，一向把说假话、耍两面派看作是做人的诀窍。他宣称：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就是说，一旦父亲和儿子做了坏事，应当相互隐瞒，才是真正的“正直”。同时，他明目张胆地把说话算数，说到做到的人诬蔑成卑贱而又固执的“小人”，胡说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，小人哉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可见，孔孟都有一套荒唐的政治骗子的权术！

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。他们搞复辟、开倒车，是不得人心的，所以总要依靠玩弄骗术，借以自欺欺人。林彪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，不仅挥舞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的黑旗，而且把孟轲宣扬的“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”收辑在精心编纂的“四书集句”内，并且赤裸裸地宣称：

“谁不说假话，谁就得垮台”；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”。这充分表明，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是依靠说谎过日子的。他就是一个“语录不离手，万岁不离口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下毒手”的阴谋家、两面派。毛主席

曾指出：“爱讲假话的人，一害人民，二害自己，总是吃亏。”林彪的下场不正是如此吗？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仲尼不为已甚^①者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已甚——太过分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孟轲说：“孔老二不做太过分的事。”

【批判】

在这里，孟轲抬出孔丘这具僵尸，训诫人们要向孔丘学习，对奴隶制不能有丝毫的“过分”，否则就是越轨行为。吹捧孔丘，意在咒骂新兴地主阶级破旧立新的革命。号召奴隶主遗老遗少们复辟旧制度。

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革命，对于殷周奴隶制，当然是“过分”了。反动阶级的本性驱使着孔孟疯狂地反对革命，反对社会变革和进步。孔丘宣称：小人造反，应该加以严厉镇压，“民慢则纠之以猛”。于

是，郑国的奴隶起义被镇压，他狂叫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为了打击革新势力，他堕毁地主城堡，杀死少正卯，其残酷凶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。同样，孟轲也咬牙切齿地说：对主张耕战，崇尚变法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都要施以极刑（“故善战者服上刑，……辟草莱、任土地者次之。”）。可见，反动派反对“过分”，总是为了复辟；而在“不做太过分的事”的幌子下，又总是伴随着向革命者反攻倒算的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。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：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，新生力量当然要吃掉旧势力。“矫枉必须过正”。要革命，就必须彻底打碎旧制度。破旧才能立新。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。这里所说的“过正”是历史的必然趋势。

林彪捡起孔孟破烂，鼓吹什么“凡事勿做绝了”，诬蔑我党坚持反修斗争是“做绝了”。阶级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：修正主义上台，就是资本主义复辟。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，反对复辟的长期战斗任务。我们同党内修正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。我们就要一斗到底，在斗争中消灭旧世界，创建共产主

义新世界。林彪攻击反修斗争，只是反动派维护腐朽旧世界的一种绝望挣扎。如同孔孟一样，都是彻头彻尾的开倒车的反动派。

【原文】

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觉^①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；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。非予觉之，而谁也？（《万章上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觉——开导。

【译文】

上天生育人，就是要先知先觉者来开导后知后觉者。我呢，是天生的先知先觉者；我就要拿这个尧舜之道来开导现在的人。不是我来开导他们，又有谁呢？

【批判】

孟轲效法孔丘的“天命论”，无耻地标榜自己是“先知先觉”的“圣人”、救世主，恶毒攻击劳动人

民是“后知后觉”的“群氓”、奴隶。劳动人民只能俯首贴耳地接受他们的统治，这是“天命”所定，不可违背。孟轲宣扬这种谬论的目的，是妄图证明自己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理论是上天授予的。历史应该按照他的意志走向倒退的道路。

历来的反动统治者一直把这一谬论作为维护他们统治的精神支柱。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为了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，亦狂热地鼓吹英雄史观，他胡说老百姓“他们想他们生活那一套”，“我们想我们这一套”，“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”。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还胡诌什么，只有他们这些“脑袋长得好”、“特别灵”的“救世主”，才能“开发民智”、“启蒙”人民，即所谓“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千年愚”。

《国际歌》里边讲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。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。这是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。林彪把自己和他的死党都说成是“受于天”的“天才”、“超天才”、“救世主”，并狂叫“就是刀搁在脖子上”，他们的反动理论“也不收回”。他们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的狼子野心不正暴露无遗了吗？正如马克思、恩格斯指出的，英

国唯心论者卡莱尔鼓吹英雄史观，其目的就是企图最后得出一个答案：人民群众“应该由贵人、贤人和智者来统治。”

历史是无情的，林彪和孔孟鼓吹唯心史观，其结果，只能是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。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，汤①以七十里，文王②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③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④之服孔子也。《诗》云⑤：‘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⑥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汤：即成汤，殷商朝初年，奴隶主贵族的头子。

②文王：即周文王，商朝末年周族奴隶主贵族的头子。

③不赡：（音擅）不足。

④七十子：相传孔丘的门徒有三千人，其中“拔尖”的有七十二人，即所谓“七十子”。

⑤《诗》云：见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有声章》。

⑥思：人心。无思不服，意谓无不心服。

【译文】

孟轲说：“假借仁义之名，而用暴力压服人的是霸道，行霸道一定要大国；施行仁政，以德行感化人的则是王道，行王道不一定要大国——成汤以七十里的地方实行王道天下归服，文王以百里的地方实行王道天下归服。以力压服人的，人家不会从心里服从，只是力量不足罢了；以德服人的，人家才会心悦诚服，象七十子心服孔子那样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从西方来的，从东方来的，从南方来的，从北方来的，没有不衷心归服的。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【批判】

孟轲的所谓“王道”，是对孔老二反动思想核心“仁”的继承和发展。他鼓吹“王道”，反对“霸道”，就是攻击法家，反对暴力革命，反对社会变革，图谋复辟西周奴隶制度。事实上，孟轲的所谓“王道”就是残暴的奴隶主专政。就是这个高喊“王道”的孟轲，咒骂厉行变法的秦孝公和商鞅等法家的

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是“暴君”、“污吏”，杀气腾腾地叫嚣要对商鞅等主张用暴力推翻奴隶制的革新派使用“极刑”，这就彻底暴露了他藏在“王道”后面的狰狞面目！

无产阶级的叛徒林彪，在我国亿万人民欢庆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，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的大好形势下，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叫嚷什么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”，用儒家语言，恶毒攻击革命暴力。在他们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《“571工程”纪要》中，更是凶相毕露，借攻击秦始皇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，狂妄地叫嚷对于那些被打倒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牛鬼蛇神，要“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”，丧心病狂地阴谋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。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，“王道”这一旗号已成了林彪一伙复辟狂的招魂幡，可见“王道”就是地地道道的复辟之道。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任何国家机器，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。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，它是暴力，是“霸道”，决不是什么“仁慈”的东西。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来说，是象布帛菽粟一样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。没有它，无产阶级夺得的政权就会丢

掉，人民就要遭殃。毛主席在驳斥那些孔孟之徒时说：“‘你们不仁。’正是这样。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，决不施仁政。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，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。”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段光辉论述，是对林彪一伙鼓吹的“王道”、“仁政”的最彻底的批判。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言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患何？”（《离娄下》）

【译文】

孟轲说：“说人家不好的地方，招来后患怎么办呢？”

【批判】

这是儒家的虚伪道德。孔孟极端仇视新兴的地主阶级力量，对他们破坏奴隶制“世卿世禄”、“井田制”等等“不善”行为更是痛心疾首，但他们在表面上却要努力克制自己，以便积蓄复辟力量，窥测方

向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拚命反攻倒算。不懂得这个诀窍，就会遭到眼前的祸患。这一条儒家的虚伪说教，是一切阴谋家、投机家、政治骗子的信条。最初是由孔老二发明的，他所谓对上说话要察颜观色，不看人家脸色而贸然说话，就是瞎子。孟轲讲的也是同一个意思。

林彪不愧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，他把这一说教全盘继承而又大肆发挥，乞求于什么“不负责、不建言、不得罪”的三不主义，什么“面带三分笑”，什么“不置可否”等等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掩盖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。假的就是假的，伪装应当剥去。尽管林彪当面说得好听，什么“紧跟”、“高举”，但背后却在捣鬼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“不善”，达到无比疯狂的地步。但是一切倒行逆施的反动派，是用任何诡计也逃脱不了其最后必然覆灭的下场。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。

【原文】

“夫滕①，壤地②褊小③，将为④君子⑤焉，将为野人⑥焉。无君子莫治野人，无野人莫养君子。”

（《滕文公上》）

【注释】

- ①滕：周朝分封的一个小国。
- ②壤地：土地。
- ③褊小：狭小。滕国只有五十里土地。
- ④为：有。
- ⑤君子：奴隶主统治阶级。
- ⑥野人：奴隶，被统治的劳动人民。

【译文】

孟轲说：滕国土地虽然狭小，也要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。没有统治者，就没有人治理劳动人民，没有劳动人民，就没有人供养统治者。

【批判】

孟轲向滕文公鼓吹恢复井田制度（划分给奴隶耕种的土地），其目的就是要严格区分奴隶和贵族的等级，好让奴隶养活贵族。孟轲从唯心主义天命论出发，把奴隶主贵族说成是“君子”，是“圣人”，是上天叫他们来统治人民的。他把奴隶说成是天生的“下愚”和“野人”，是上天安排他们来供养“君子”的，而这些又都是天经地义，是永远不能改变

的。孟轲用这种反动的唯心史观把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神圣化，妄图使剥削阶级的统治万古“不移”。这是地地道道的“压迫有理”、“剥削有理”的谬论。

后来，历代反动阶级都把这种反动的“上智下愚”的唯心史观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破烂武器。林彪鼓吹的“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”的谬论，正是孟轲“无君子莫治野人，无野人莫养君子”的翻版。这种“共创论”貌似公允，实际上，说奴隶创造历史是假，鼓吹英雄创造历史是真。在林彪看来，“英雄”是历史的主宰，是英雄统治奴隶，奴隶供养英雄，奴隶是“英雄”使用的工具。毛主席指出：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林彪的“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”的谬论，是对历史唯物论的公然对抗，是他反党的理论纲领“天才论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种无耻的诡辩论，其实质就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是天生的“英雄”，为其篡权复辟的政治阴谋服务。

【原文】

故曰，或劳心，或劳力；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；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，天下之通义也。（《滕文公上》）